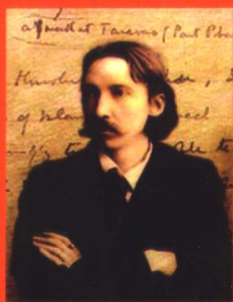


金银岛

【英】史蒂文森 / 著
(Robert Louis Stevenson)

林江 / 译

TREASURE
ISLA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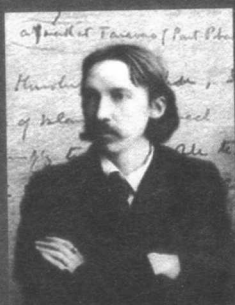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金银岛

【英】史蒂文森 / 著
(Robert Louis Stevenson)

林江 / 译

TREASURE ISLAND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银岛 / (英) 史蒂文森 (Stevenson, R.L.) 著; 林江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12

书名原文: Treasure Island

ISBN 7-5004-4298-X

I. 金... II. ①史... ②林... III. 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8334 号

责任编辑 于 迅

特约编辑 韩 志

装帧设计 风行工作室

封面设计 石 巍

技术编辑 李 建 赵 明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装 北京市金红发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625 插 页 16

字 数 120 千字

定 价 1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当我们还年轻的时候

(代序)

当我们年轻，或者说，年幼的时候，都在想些什么呢？身边的困扰？未知的路程？我们有很多需要担心的，有很多需要承担的，也有很多时候，是需要倾诉，需要远离，需要逃避的。

在少时，总会有期待冒险的时候，哪怕只是灵机一动！说是理想就不免太严肃、太沉重了，所以，我们情愿说那是梦想，是一场说醒就醒的故事，它或者会继续，或者会终止，或者是真

实，或者只能是梦幻。但当我们期待它时，它就是“十年扬州”的潇洒，是“一蓑烟雨”的自在，也是“会须一饮”的少年痛快心情。

所以，只是一时冲动，一阵狂热，一点向往，我们就可以不顾一切地动身、出发、漂泊、探求。之前的辗转反侧、诸多犹豫，可以轻易地抛之脑后；而路上的行走，有多少故事、苦痛、坎坷、茫然，这些，也都可以统统忘却；当旅程结束，我们再也弄不清楚，得到了什么，丢失了什么。于是，我们翻检起当时的心情，忘记了很多，又记起了什么？有些欢乐、兴奋、甚至是一往无前的得意，是不是应该永远记得？

但终于，当我们不再年轻的时候，我们开始学会像候鸟一样归巢了，在无数次的飞翔之后，我们要的，只是一个安稳的窝，或者，只是一处坚固的枝桠。有时，我们暗自地笑，原来，要的，只有这么多！自然而然的，我们学会了练习，学会了继续，也学会了背弃，学会了遗忘。有很多的事，不复存在；有很多的梦，不再想起。

这样的生活，是否有一些缺失；而我们的内心，又是否还保留着什么。

于是，期待起一次旅行，一种冒险，就

像西游中的四人，春夏秋冬的轮转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然而，却有紧张等待的过程，惊心动魄的战斗和不可预料又无比坚定的前程。

吉姆·霍金斯要离开家了，他说：“我告别了母亲，告别了我从小到大大一直生活在那儿的小海湾，告别了我那可爱的‘本鲍将军’老招牌——在重新油漆过后，它已没有以前那么可爱了。”心里满是伤感。他甚至不知道，在前方，有什么在等待着他。

但是，他还是毅然出发，去那个充满神秘和梦幻的“金银岛”。经过短暂而又紧张的旅程，他终于到达了那个地方，他看见“小岛是如此的平静——即使烈日当空。空气好像凝固住了，蔚蓝色的海光滑如镜。而沿着海岸却是急流奔腾不息，爆发出雷鸣般的响声——不分昼夜。”

故事继续，危险不断涌现，这个冲动、勇敢而又机警的少年将如何只身对付那群凶狠暴虐的海盗？就在这个荒芜人烟、沼泽丛生、静寂如人类初年的小岛上，将会发生怎样的冒险呢？

一切都是不确定，所有的事情都等待着吉姆去一一解决……

而最后，结局出人意料，而又理所当然。我们的小英雄和他的同伴们满载着一船珍宝，踏上了愉快的归途，归途中，有的是欢声笑语，有的是美满的期待，还有永远照耀他们的温和的旭日；而那个覆盖着蔓草、碎石和鲜血、罪恶的岛屿终于被远远地抛到了身后。

然而，少年吉姆似乎想得更多，他想到“这堆财宝在积聚的过程中流过多少血与泪，有多少坚固的船只沉入了海底，有多少英雄好汉被蒙着眼睛勒令走板子，有多少炮弹从空中呼啸而过，还有多少凌辱、欺诈、残忍和暴虐。”

但不管怎样，都结束了，所有的屈辱、恐惧、勇气、光荣都结束了；对少年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战胜的，而明天，又将是新的一天。

我一直觉得，斯蒂文森就像是他笔下吉姆，他或许借着吉姆想表达些什么吧！这个沉迷于漫游、读书、写诗的人；这个异想天开的划着独木舟去各地冒险的人；这个一辈子都沉浸在自己想象中的人。他在吉姆身上，到底寄托、还是预言着什么呢？

当他还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备受疾

病的折磨，他不得不因为潮湿的气候而远离家乡，去一个陌生的国度，那里会是他的金银岛吗？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就在他四十四岁的时候，他离开了这个尘世，他跟别人说，把他葬在瓦埃亚山，好让他可以看见浩瀚的太平洋，在他的墓碑上刻着自己的诗句：

在那寥廓的星空下，
掘一座坟墓让我安眠。
我活着时很快乐，死得也欢，
我躺下的时候，心甘情愿。
请把下面的诗句为我刻上，
“他躺在自己向往已久的地方，
就好像水手离开大海，回到故乡；
又像猎人下山，回到家门旁。”

所以，这个热爱写作、热爱大海，热爱冒险的“孩子”，终于得到了真正的宁静，浮躁的躯体终于肃穆、安然。

好了，故事讲完了，书也翻开了，我们的冒险开始了。



目 录

C O N T E N C S

第一部 老海盗	1
第二部 海上的厨子	45
第三部 我在岸上的奇遇	86
第四部 寨子	107
第五部 我的海上历险	144
第六部 希尔弗船长	183



第一部 老海盗

一、老海盗住进了本鲍 将军旅店^①

乡绅卓乐威尼和利维西大夫以其他几位先生都要我写关于藏宝岛的事，最好是一切有关的事，但是不能泄露岛屿的位置，因为那里仍然还留有一些宝藏。于是，现在（公元一七……年）我拿起了笔，回到了那个时候：当我父亲还开着本鲍将军旅店的时候，而那位褐色皮肤、脸上有一道刀疤的老航海家也在那时住了进来。

我至今还记得，他当时迈着沉重的步子来到旅店门口。我记得，他的身后有辆小推车，上面放着他的水手衣箱。他站在那里，高大的身材，显得结实而笨重，皮肤经风吹日晒成了栗壳色，黝黑的辫子搭拉在他破旧

① 约翰·本鲍
（公元1653-1702）：
英国海军中將，
在与法国历次海
战中功勋卓著，
后在牙买加附近
海面与法国舰队
激战身亡。

的蓝色外套上；还有那双手，布满青筋，伤痕累累，黑色的指甲残缺不全；他脸颊的一侧有一道突兀的灰色刀疤，看上去肮脏无比。我记得，他一幅无所事事的样子，独自吹着口哨，打量着旅店外的小海湾，然后，突然扯开嗓子，唱起了一支老掉牙的水手歌谣（这歌他后来经常挂在嘴边）：

十五个人趴着死人箱，
哟嗬哟，一瓶朗姆酒！

他那苍老尖利的声音在空气中颤抖，就像是转动绞盘的扳手在唱号子时喊破了嗓门。然后，他用随身携带的一根类似撬棒的棍子“咚咚咚”地敲门，当我父亲出门去接待他时，他粗声大气地说“来杯朗姆酒”，上酒之后，他慢条斯理地啜饮着，像行家一样细细地品味，眼睛却始终望着旅店周围的峭壁以及我们旅店的招牌。

“这海湾还不错，”他终于开口说，“小店开在这，算是选对了地方。生意好吗，伙计？”

我父亲回答他说，真是遗憾，生意清淡得很。

“那么好，”他说，“我就在这儿住下了。喂，伙计！”他冲着身后推车的人喊道，“把车推过来点，再给我把箱子搬进来。”他接着对我父亲说：“我要在这儿住一阵子，我这个人不大讲究，只要有朗姆酒、火腿和鸡蛋就行，当然还有站在那悬崖上可以看到过往的船只。你问怎么称呼我？叫我船长得了。哦，我明白你的意思，拿去吧……”说着，他把三四枚金币扔在门槛上，“用完了只管跟我

说。”他那神气的样子倒真像个什么长官似的。

不过，说实在的，尽管他衣衫褴褛，言语粗俗，但他确实不像个普通的水手，却更像个惯于发号施令、指挥左右的大副或船长。推小车的人告诉我们，他是昨天上午乘邮车到“皇家乔治”饭店的，随后就打听海边都有哪些旅店。大概他听人说我们的旅店名声，而且比较僻静，所以就决定来这了，关于这位船长，我们所能知道的只有这么多。

他这个人不怎么爱说话，白天的时候就带着一架铜管望远镜，不是在海湾附近转悠，就是去攀登那耸立在海边的悬崖；到了晚上，他总是坐在客厅壁炉旁的一个角落里，拼命地喝兑了水的朗姆酒。这时，如果你和他说话，他多半不吭声，要不就是猛地抬起头来狠狠地瞪着你，鼻子怪怪地哼几声，就像是船在雾中鸣号的那种声音。没过多久，我们，以及常来店里的人都知道：这个时候，还是不理他为妙。

他每天散步回来后，总是要问有没有什么水手路过这儿。我们起初以为他是因为想念自己的同伴，但后来我们逐渐意识到他是想避开他们。有的时候，店里会住下一个沿海路去布里斯托尔^①的水手，每当这时，船长

①布里斯托尔：
英国西海岸一城市。

总要隔着门帘看看那个水手然后才回到客厅；而且，只要店里住了别的水手，他便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恐慌的神情。没人知道他在害怕什么，不过，我却了解一些“内幕”，因为我多少也分担了他的恐惧。有一天，他趁四下无人叫住了我，说要在每个月的头一天给我一个四便士的银币，只要我“时刻提防一个独腿水手”，只要一看到这个人就立刻给他报信。等到了一号，我去找他要报酬，而他十有八九会冲我轻蔑地一哼，然后瞪得我不敢再看他。然而，不出一个星期，他准会改变主意，把那四便士银币给我，并且重新叮嘱我，一定要留神那个“独腿水手”。

你们不难想象，这个“独腿水手”是如何在梦里折磨我的。在狂风肆虐的夜晚，屋子的每个角落都被刮得不停摇晃，海湾里的浪涛拍打着悬崖，发出阵阵轰鸣声，这时，我就会看到那个人变换成千百种形态，有千百种狰狞的表情，他的大腿时而在膝盖处被截断，时而被截断在大腿根，过了一会儿他又变成了一个异形：要么完全没有腿，要么从身躯中央长出一条长腿。我做过的最可怕的恶梦，就是看到他连跳带跑地穿过树篱和水沟一路向我追来。总之，这每月四便士挣得太不容易了，我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这些不断循环的噩梦。

尽管我一想到那个“独脚水上漂”就毛骨悚然，但却不像其他人那么害怕船长。有几个晚上，他喝的兑水朗姆酒远远超过了他的脑袋所能承受的极限，这时，他便会坐在那里，旁若无人地大唱他那首老掉牙的破歌；有时，他

也会请在场的人都喝上一杯，并强迫那些被他吓得战战兢兢的人们听他讲故事，或者跟着他一起唱那首歌。我常常听到他们齐声高唱“哟嗬哟，一瓶朗姆酒”，声音大得可以震掉房盖，每个人都使劲唱得比别人声音大，否则就会挨骂。因为他发起酒疯来可说是世界上最蛮不讲理的家伙，他会用手猛敲桌子，叫大家安静；要是谁提问题，他会一下子暴跳如雷；要是谁也不提问题，他又以为没人在留心听他讲故事，结果是一样的大发雷霆；他甚至不允许任何人走出门口，一直要到他喝得昏昏沉沉，三摇五摆地撞进房门睡觉为止。

最让大家害怕的还是他的那些故事，异常的恐怖，全是些关于绞刑、走独木板^①、海上风暴、德赖托图加群岛^②、在加勒比海一带横行霸道的海盗和他们的巢穴。照他的话来看，他应该和一群穷凶极恶的亡命之徒在海上厮混了很长时间。不用说也知道，他说讲的那些骇人听闻的故事，光是他讲故事时说的那些话，就足以使我们这些乡下人震惊颇怪。所以，我父亲常说我们的旅店算是毁了，因为顾客很快就不会再来了……谁愿意来这里被人呼来唤去，晚上睡觉时还吓得浑身发抖？但我却认为他住在这儿对我们有好处，人们听故事时虽然吓得魂飞魄散，但事后回

①蒙上眼睛沿着伸到船舷外的木板行走，最后掉进海中淹死，是海盗残害俘虏的一个方法。

②墨西哥东部一群珊瑚礁的总称

想起来又觉得很有意思；至少，这给平静的乡村生活平添了一份刺激。甚至有几个年轻人对他做出必恭必敬的样子，称他为“真正的老航海”、“了不起的老水手”，还说英国之所以在海上称王称霸靠的就是他这种人。

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确实使我们的旅店日陷困境，因为他在这里住了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一个月又一个月，他最初付的那点钱早就花到九霄云外去了，可我父亲总是鼓不起勇气来向他再要。只要我父亲一提及此事，船长就会用力猛哼一声，简直就像是在咆哮，并且凶狠地瞪着我那可怜的父亲，吓得他赶紧从房间里退了出去。我曾见过我父亲碰钉子后绞着双手的样子，这使我确信，这种敢怒不敢言的心情大大加速了他不幸的早逝。

船长住在我们店里的那些日子里，除了从一个小贩那里买过几双袜子外，他的衣着从来没有任何变化。他的三角帽有道卷边耷拉下来……风刮来时极为不便，然而他从来不去管它。我还记得他那件外套的尊容，他曾在楼上自己的房间里补了又补，结果上面补丁接补丁，早已看不出原来的模样。他从来不写信，也没收到过信；他也很少和人聊天，除了极少数店里的熟客，而那多半也是在他灌饱了朗姆酒的时候。至于那只水手箱，我们谁也没见他打开过。

我记得他被人顶撞过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那时候我父亲身体每况愈下，几乎是病入膏肓。在一天傍晚，利维西大夫来给我父亲看病，留下来吃了顿我母亲弄的便

饭，之后走进客厅抽烟，等人把他的马从村里牵过来，因为“本鲍将军”老店没有马厩。我跟着大夫进了客厅，当时我注意到：大夫衣冠楚楚，容光焕发，雪白的头发，炯炯有神的黑眼睛，举止文雅，风度翩翩；而那些乡下人则显得浮躁，尤其是那个稻草人似的船长，他当时灌饱了朗姆酒，正睡眼朦胧地趴在桌上，污秽不堪，身体臃肿，可笑之极。忽然，他……也就是船长……扯开了破嗓子又唱起那支老调：

十五个人趴着死人箱，哟嗬哟，一瓶朗姆酒！

其余的人倒在了魔鬼和酒的怀里，哟嗬哟，一瓶朗姆酒！”

起初我猜想“死人箱”就是他房里的那个大箱子，这个念头经常在梦里和那个独腿水手搅在了一起。不过那时，大家对他这首歌早习以为常，只是利维西大夫还是头一次听到。我注意到这首歌使他颇为反感，因为他抬头，生气地朝船长看了一会儿，然后继续和花匠老泰勒谈一种治疗风湿病的新方法。当时，船长越唱越起劲，最后猛地拍了下桌子，我们都知道他意思是要大家都安静；于是，谈话声戛然而止，只有利维西大夫一个人还在口齿清楚，语调亲切地说着，每吐几个字就快活地抽口烟。船长瞪了他一会儿，又拍了一下桌子，目光变得更加凶狠，最后蹦出一句：“住嘴，不知死活的东西！”

“你是在和我说话吗，先生？”大夫问。

那恶棍又骂了一声，说是的。

“我只想和你说一句话，先生，”大夫回答道，“如果你不戒酒，这世界上很快就会少一个十足的流氓！”

那老家伙怒不可遏地跳起来，掏出一把水手用的大折刀，打开来搁在手掌上，左右掂量着，威胁说要用飞刀把大夫给钉在墙上。

大夫动都懒得动，还是像刚才那样侧对着船长，用同样的语调对他说话，只是声音提高了一点，好让大家都听得到：

“如果你不马上把刀子放进口袋，我可以用名誉担保，下次巡回审判时一定送你上绞架。”

接着，他们展开了一场对视战，但船长很快就败下阵来，收起了刀子，回到了座位，像一条挨了打的狗，喃喃地嘟哝着。

“现在听着……先生，”大夫接着说道，“既然我已经知道我的管辖区里有这么一个人物，那么请你放心，我一定会日夜监视你的举动的，因为我不仅是大夫，还是这儿的治安官。只要我听到半句抱怨你的话，只要有类似今晚这样的无礼行为传到我这儿，我会立刻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把你逮住，赶出这里。好，我要说的也就这么多。”

不一会儿，利维西大夫的马到了店门口，他骑上马就走了。当天晚上，船长再也没吭一声，而且此后很多个晚上都很老实。